



行走漳河滩

温保芳

(一)

漳河不是一条大河，但它是一条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踪迹的河流。

我出生长大的村庄就在漳河岸边，是漳河的乳汁把我们喂养大，它冬天的清澈，夏天的泥沙，繁衍着我们村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漳河，给了一个少年走向远方的幻想，河流到那里去，我能跟着去吗？世界那么大，多少人都出去了，对我来说，只有离开家乡，只有在多年以后，才能返身，看清楚疼痛的根源。但我不是一个彻底的背叛者，当我身处异地他乡，往回走，走回漳河滩，就是我强烈的冲动，就像鱼类的回游一样。父母在衰老，我的回归是必须的，我的离开是无奈的，因为那时的漳河滩是贫穷落后的，我不愿意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旦回去，小住几天，灶火里多添一把火，瘦瘦的炊烟就袅袅升起，弥漫开来，是多么呛人的亲情啊。

铁路也是一条河，火车在铁轨的河道上，长长身子，有自身的流速。车头是掀起的浪，扑打着田野的空旷。许多年前，沁县要通火车的信息在民间流传，这样就有一条和漳河并行的河了，可以双向流动，承载起一个游子日夜归心。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座火车站终于出现在漳河滩，那就是段柳火车站。

漫游月明豁

郭怀应

闲暇无事，几个同事便相约到龙门山月明豁去旅游，改善一下死气沉沉的生活趣味。

月明豁是龙门山顶峰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呈半圆形，好似一个月牙儿呈现在那里，令人神奇的是月亮每逢西落时，恰恰落在这月牙儿的地方。月牙儿背后仿佛有一个洞，月亮从月牙儿的地方一点点沉下，最后隐没在月牙儿后面的洞里不见了。

这种现象流传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人们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地方称之为月明豁。

我们几个人骑车到了山脚下，把车寄放在一户农家小院里，便开始朝山上走。

山上并没有路，我们便朝着月明豁的方向直直往上爬，这山很高，一眼望不到顶，估计足足有五里多的坡长，山势很陡，我们走惯平川路的腿，在这崎岖、陡峭的山坡上爬行，竟显得不自然。不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满身是汗。幸好在半山腰，有一位当地刨药的张老汉，听说我们要上月明豁，便自告奋勇愿为我们带路。

山，愈爬愈陡，张老汉教给我们一种走山路的方法：走山路不能直走，得走“之”字形的斜路。“之”字形把山坡无形的减缓了坡度，走起来比前轻松的多了。

我们一路走，一路说笑着，回头看看仿佛伸入了天际。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谁念了句唐诗。

“神仙也怪，都喜欢住在这深山老林的山巅之处。”

“世上那有什么神仙，只是人们把他们神仙化了，住的愈高愈显得神奇”

一边爬，一边说笑，每个人都幻想着他们头顶上的月明豁，应该是华丽、明亮，似天堂一样金碧辉煌、富丽堂皇。

最终，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登，他们爬上山头，来到顶峰。张老汉指着这地方说：“这就是月明豁。”

这就是月明豁！

这里应该有一所华美雄壮的广寒宫，广寒宫里应该有嫦娥、吴刚、玉兔、桂花树的塑像；应该有旅游者的石刻、字画；应该是游人如潮，四季香火不断。但这一切一样也没有。现实和想象却大相径庭。

刀削般的悬崖边上，两边堆着两座不高的小石山，两座小石山靠悬崖边都呈现出一个斜坡，这两个斜坡和夹在中间的悬崖边线，形成一个半圆的图形，这就是所谓的月明豁。

月明豁西边也没有传说中的月落西坠的月明洞，展现在面前的却是十多亩大的一块平川，这平川上杂草丛生，山石峥嵘，一片荒漠寂静，偶尔从草丛中惊起一只山雉，嘶叫着飞向远方，隐没在山林之中。过后更显出一种寂寥的恐怖。

站在月明豁的顶峰，向西望去，山后有山，层层叠叠，象海浪一样，波涛起伏。天随着山势，蔓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气势使人们顿感宇宙浩瀚，天地宽阔，天高地厚，天宇间万物永恒。哪里有什么日落月升之说，这时人们心际间对月明豁的美好印象，顷刻间便荡然无存。

在山顶上休息了一阵，便没精打采从原路下了山。

几个人骑着车子回到住地，回首重望，怪事！月明豁在西天的映衬下，更加清晰、明亮。圆圆的月牙形在西山之巅更加美丽，宜人。这种现象使人们惊讶不已。这时我才悟明其中的道理。月明豁不是现实景点，是在阳光、山影下的一种自然组合的艺术图景。这是一幅画，一种朦胧的意境画。

宇宙间的事，竟是如此深奥无穷。月明豁是一种画，但这种画比现实现象更美妙绝伦，诗意图万，更令人神往，更令人久远怀念。



一大早，母亲的电话就来了，问我好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也不知道我那缠绵日久的咳嗽好了没有？母亲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是不厌其烦地再三叮嘱我用介绍的几个偏方抓紧治疗非常有效等等。听着电话中母亲那亲切的同时又带有几分焦虑的声音，一种无言的自责与愧疚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慰藉远方那颗滚烫的慈母心，我想要解释，但这样那样的理由在此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让我竟一时无言以对，只是机械地回答着母亲的问话，以掩饰内心的不安与惶恐。

母亲已近八十高龄了，至今和父亲仍居住在河南乡下老家。当我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曾与妻子百般规劝方才把二位老人接到城里。无奈父母在农村住习惯了，城市生活给他们增添了许多的不适应与烦恼，最大的问题是孤独，离开居住生活了几十年的农家小院使他们对新环境备感陌生。城市生活节奏太快，大街上车水马龙，异地语言差异交流沟通困难，老人缺少聊天解

泳、钓鱼、打水仗。隔三五天不去玩，就觉得很难受，漳河滩对我的诱惑是很大的，路边的土岭上有果园。是杏园、桃园、梨园和苹果园。经过果园，香气在空气里，好闻。漳河滩的菜地很多，这些菜地东岸是段柳村的，河西岸是樊村的，菜地大都是黄瓜、西红柿、豆角，搭起那菜架子，一排一排的，像士兵的队列一样整齐，那包头菜，白菜地的蝴蝶成双成对的翩翩起舞，好看极了。有时候和小伙伴们钻进篱笆去偷个西红柿或黄瓜吃，特别的水灵香甜。

童年的时候整天无忧无虑，但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比如在家里挨了打，跑了出来，想也不想就往漳河滩跑，泡到水边坐到树下，把脚伸到水里，一会儿就不伤心难过了，觉得好受多了，特别是肚子饿了，才不情愿地回去。没有钱看不成电影，看不成大戏，伙伴们就相跟着跑到漳河滩，听麻雀叫，捉虫子，拿石头打水漂，忧愁就没有了。

漳河滩水清沙黄，一年四季都有人到漳河滩拉沙子，有的是人力拉，有的是牛车和驴车，拉回去盖房子用，还有的用来修砖瓦。一车一车的沙子被拉走了，可漳河滩还是漳河滩，一点损伤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漳河上游修了一个皮革厂，一个造纸厂，把漳河污染了，河水和河滩都变成了黑色的，散发着臭气，漳河滩变成死河滩。后来，人们对环境污染有了一定的认识，清理了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漳河滩才又变回以前的样子。

(三)

当我长大成人，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才渐渐了解到，漳河就发源沁县北部漳源乡的漳河村。有一年，我参军从边疆复员回来，到漳源乡的北河村替别人教书。有一天和当时这个乡的教委主任赵墨林，还有当时乡党委副书记温秀清到漳河村游玩，有幸目睹了漳河源头的壮观，依稀记得这里有一座古庙，院子里有一塘蓄水，那水是从一个石龙嘴里喷出来的，这就是漳河的源头，从涓涓小溪变为浩瀚大河，你就会感觉到沧海桑田造物者的伟大。

河流流向了能去的地方，一条河流的长度，是自己丈量出来的。河流向前，给两岸以滋养，浇灌出有水色的文化、习俗。人是要走动的，有的人只在一个地方走，有的人是换着走，今天到一个地方，明天就要到另一个地方。世上的人都这么迁徙，分布，定居，散开又聚拢。河流也会改变河道，它会造福一方，有时也会祸害一方。大地上人的群落、面貌也像河流一样是难得稳定下来，好不容易稳定了，却又被天灾人祸打散了。

自己就是一个往远处走动的命。可是再走多远，也得有停下的时光。只是，即使我在外地安顿了下来，我也无法断脱和家乡的关系，无法断脱和漳河滩的关系。因为，这是一辈子的关系。

腿疼不能圪蹴，她就跪着在地里，晌午不回家，叫我们把饭送去。到黑夜又和媳妇推着碾子碾面，不然第二天早上就没吃的了。多少年过去后，我才弄明白，她怕活不了呀。

娘除了在干活上唠叨外，凡事都说个没完。孩童时，隔着门我就撒尿。娘说，“檐头尿，生疖眼”。“河里尿，生铁炮”。吃了饭，娘要看看你碗里是否干净，如发现剩饭或米粒就说，“米颗颗小吃饱人。”“刮不净碗，长大娶个老婆婆。”每次开饭，娘都要等爹回来才能吃，谁要着急，她又会说，“男人是家里主人，不能没大没小。”开饭后，头一碗先要给我大，她又说“男人出苦、受罪、拉大锯，吃不饱扛不下来。”如果遇到稀罕吃食品，都得经她亲手分，她会说，“老子养儿，个个有份。”“人有大小，口有尊卑。”1953年，我大在乡供销社客栈做饭，有一个爱喝酒的坏习惯，加上吃不行小米饭，没几年就离开客栈回家了，娘数落他“吃不兴三天饱饭”。我大还爱抽水烟，吸起来发出吐噜噜声响，按一次烟，点一次火，吹一次火蛋，闭着眼悠悠自得。我娘看不惯，经常唠叨：“人吃烟，狗舔碾，顶不了吃，当不了饭。”娘的唠叨花样百出，“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诸如“人活脸，树活皮，南瓜活个大不鼓。”“人要实，火要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娘的唠叨，实际上是流传老百姓生活中的俗语，有的还是格言警句，其中深藏着许多做人的道理。老娘去世24年了。而娘的“唠叨”会经常浮现出脑海，一句句乡俚俗句，却是那样富有哲理，那样合乎情理。娘的“唠叨”，使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也养成了一辈子改不了的规矩。

娘的唠叨

田兆文

家乡的河

刘玉录

树冲进河道，年深日久，两岸良田越来越少，河道越来越宽，块块良田变成了河滩。

1958年，沁县人民政府为了锁住这匹奔腾了千万年的脱缰野马，保护两岸的良田，造福子孙后代，硬是动用了上千个劳动力，全凭肩担人挑，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北河村前修了一条拦河大坝，就是现在的漳源水库，坝长1000多米，高十几米，昔日的河滩变成了一座碧波荡漾的水库，雨涝可拦洪，旱能浇地，水库里还可养鱼，六七十年代初，北河村在水库外滩，曾经种过水稻，现如今坝外约有40多亩耕地，人们仍习惯叫“稻的地”。七十年代后期，村里在坝外修建了水磨，告别了人力推磨的苦难历史，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社队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村里平添了一片秀水，水平如镜。清晨一轮红日升起，映入水中，为村庄增添了一份色彩。

二三十年代，水库除了网箱养鱼，一些有识之士，利用水资源优势，养鸭致富，曾经一度辉煌。去年，县林业部门又开始进行湿地公园建设，不用几年，就会变成候鸟的天堂。

母亲的牵挂

娄永涛

已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似的。一早母亲就把电话打过来嘱咐我们如何注意身体，已为人父的我此时除了愧疚与不安外，更加深了对伟大母爱的理解与尊重。

挂了电话，母亲那温暖熟悉的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回荡，我难以想象老母亲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心中惦记的却是儿女的小病微疾，更不能想象母亲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却时刻关注呵护着我们。想着想着我不禁怅然，泪水夺眶而出，我本以为自己成家立业已步入成熟，本以为自己几十年风雨沧桑已是异常刚强，却未能让年迈的母亲为我减少那份深情的牵挂和担心。想着想着，惭愧与自责使我的心倍感疼痛而颤抖，我不由的低下了头。

是啊，以后无论有事没事，无论工作再忙，都要如期给父母送去问候与祝福，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经常与父母聊聊工作中的情况，谈谈生活里的趣闻琐事，为了父母晚年的幸福安康，尽心尽力而乐此不疲，别忘了那颗仁慈之心——父母对儿女永远的牵挂。

孙女的悄悄话

王效堂

和六岁的孙女“视频”，就像新闻联播一样，每晚雷打不动。在视频聊天中，孙女高兴的给我们讲故事，背唐诗，说绕口令，我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

孙女虽在北京，但和我们无话不说，老少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她有悄悄话对爷爷说，我说有啥就在视频时说吧。孙女竟然说：“不方便！”

孙女才六岁，做啥事从不冒失。前几天，我在视频中问她：“你喜欢爷爷奶奶到你家不？”她说：“喜欢！”“那爷爷奶奶只有一个人能去，你喜欢哪个去？”孙女停顿一下说：“你们自己定吧！”别看她虽然是个孩子，回答问题也会急转弯，谁也不想惹下。说完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谁先来给谁有奖品！”我说：“奖啥？”她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她的心里，经常藏着些新奇古怪的秘密。这样，我就期待春节早点到来，好听听孙女的悄悄话。

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春节。孙女一进门，就扑到我身上，趴到我的耳旁，脸贴脸的说起了悄悄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肚子里有孩子了，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她还不知道，她可喜欢了。她还说，待他出生后，如果是个小弟弟，她帮妈妈喂小弟弟奶，哄小弟弟睡觉。等他大些后，我带他上幼儿园，再大些后，带他到天安门广场跳舞，一起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孙女说的说的手舞足蹈，满脸灿烂。我对孙女说，你把这些悄悄话给奶奶听听。她说，这事还得暂时对奶奶保密，等小弟弟出生了，再给奶奶一个惊喜，她就争着去北京抱看小孙子了。

孙女的悄悄话，是孩子的梦，也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还没有放开二胎之前，我孙女在她给妈妈画的画中，肚子上就画了个小孩。我们觉得好笑，孙女却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她的愿望。当时我觉得孙女的想法天真可爱，不可能实现。想不到，如今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大人小孩都高兴，孙女的梦想将成为现实。